

第二辑

山菊花

中国教育学会 / 编

(下)

原著 / 冯德英
缩写 / 王新民
主编 / 端木蕻良



北京燕山出版社

中华爱国主义文学名著文库（二）

山 菊 花

（下）

冯德英 原著

王新民 缩写

北京燕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华爱国主义文学名著文库 (第二辑) 端木蕻良/主编

北京: 北京燕山出版社 2000年修订版

ISBN 7-5402-0591-1

I. 中... II. 端... III. 长篇小说-缩写本-中国-当代 IV. 1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11864 号

中华爱国主义文学名著文库 (第二辑)

端木蕻良/主编

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 36 号 100007

新华书店经销

天津宝坻第二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1/32 插页 40 印张 81.725 字数 1360 千字

2000 年修订版 200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5 000

ISBN 7-5402-0591-1

(全十册) 定价: 148.00 元 (本册 14.80 元)

序

中国教育学会会长

张华先

弘扬爱国传统，对广大青少年有效实施爱国主义教育是我们面前十分重要和紧迫的任务。《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指出：“爱国主义教育是全民教育，重点是广大青少年。要针对青少年的特点，运用影视、书刊、音乐、戏剧、美术、故事会等形式，为广大青少年提供丰富、生动的爱国教材。”

课外阅读是广大中小学生开拓视野，陶冶情操，培养审美情趣，获取丰富课外知识的主要渠道，同时也是我们对中小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途径。中央五部委向全国中小学生推荐百种爱国主义教育图书，是实施爱国主义教育的有力措施。教育行政部门和中小学校长要努力深化教育改革，减轻学生课业负担，积极创造条件，精心组织学生开展课外阅读活动。实践证明，中小学生课外阅读什么书，对世界观、人生观的形成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此次五部委联合推荐的百种爱国主义教育图书，都是从新中国成

立以来各地出版的优秀图书中，经过专家评委精选确定的。其中有一批五、六十年代的优秀文学著作，在社会上特别是青少年中产生过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许多优秀文学作品的主人公形象曾经教育、激励过一代人，至今还深深地铭刻在很多人的心中。应该说，这些爱国主义的英雄形象，在改革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仍然是鼓舞我们奋勇前进的精神力量，同时也是对中小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最生动教材。

今年是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胜利 50 周年，为了充分利用这次重要纪念活动，对广大中小学生进行一次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帮助青少年朋友深刻了解祖国苦难深重的历史，中国教育学会聘请端木蕻良先生为主编，并由北京汇力科技文化研究所具体策划，编辑了这套《中华爱国主义文学名著文库》。“文库”共汇集爱国主义的文学名著几十部。这些文学名著以中国近、现代史为背景，特别是以抗日战争为题材，热情讴歌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者，前赴后继，可歌可泣的爱国主义者的英雄形象。为适应中小学生阅读特点，同时

也为适应新开阅读课的需要，“文库”采取缩写的形式，并由原著作者和名家亲自动笔，体现了编辑出版者竭诚为中小学生课外阅读服务的一番苦心。

今天的中小學生是二十一世紀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主力軍，願全國的中小學生從小閱讀好的課外書，自覺抵制社會上不健康圖書的干擾，立志做建設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和接班人。

第一章

他，蜷曲着身子，躺在舒适的轿子里。

今天，1935年阴历十一月二十三日，正走在威海通文登城路上的这乘轿子，它的本身和一般的大同小异。可一看随着轿子的前前后后的摆开的阵势，那就不一般了。

原来，除了一前一后两个赶牲口的“把式”外，尚有不少人马护卫着轿子：三个骑马的警察走在前面开路，又有两个武装便衣骑马紧随在后面，再后头是两辆包着铁的木轮大车，一车坐着六个兵，一车拉着裹着油布的枪支。

天阴沉沉的，看样子要下雪。

这乘轿子在丘陵起伏的车道上走着，躺在轿篷里的人，身穿貂皮袄，头戴筒形的水獭帽子，倚在被垛上，舒舒服服，闭着浮肿的眼皮。

他，区长，秀才，大财主孔庆儒，字正达，半月前的阴历十一月初八那天，重兵守备、拼命顽抗的孔家庄，终于被暴动队伍攻垮，他和儿子孔显，带着管家万戈子，区队刘队副，还有早盯着姐夫的行踪不放的小舅子于之善，下到了冬春楼的地洞里。

孔庆儒一伙在地洞里藏了一天一夜，狼狈中也没顾上带进去干粮和水，幸好洞里原有一大坛子烧酒，可以顶点饥渴……实在耐不下去，夜里孔秀才、万戈

子和刘队副摸出了洞口。

孔庆儒一伙逃到威海市，住在公安局长郑维屏家里。郑维屏是孔显的干爹。住了几天，孔秀才就得到惊人的好消息，文、荣、牟、海四县的暴动队伍，被韩复榘派来的展书堂的十一师，加上地方武装的配合，大部分镇压下去，连胶东共产党的特委书记，这次暴动的总指挥也捉到文登城去了。孔显欢欣若狂，叫嚷着赶快回孔家庄，捉拿于震海一伙仇人雪恨……然而，孔庆儒说他身体欠安，等一等再回去。

“爹！爹！”

孔秀才听到儿子的叫声，应道：“嗯。”

孔显策马从后面赶到轿篷一旁，说：“爹，县城到了！”

“停一停。”孔庆儒喊着，掀开毡子的一角，外面强烈的光线，使他闭上眼睛，一霎，又睁开，说：

“显二，我骑骑马……”

轿子已经停下来了。孔显和随从们纷纷下马，众人把孔区长扶上孔队长的坐骑，孔庆儒禁不住打了个寒噤，接着就咳嗽起来。孔显道：“风大，你还是坐轿子吧！”

孔庆儒咳嗽完了，挥挥手。一个随从紧紧抓住马缰绳，孔显上了他的马，跟在他父亲后面，一行人来到文登县城西门外。

快到城门了，孔区长在马上挺直了身子，摆出一副威严的神气。

“区长要看看西濠塔影吗？”有个随从献媚道。

孔庆儒那浮肿的眼皮大大地张开了，眼睛露出异样的亮光，胖脸腮搐动着，血液涌到头上，浑身一阵阵哆嗦。

站在一边的孔显，开始不明白父亲看的什么，为什么那样激动，接着，透过遮盖着独眼的太阳镜片，他也看到了，在濠边的枯草中，躺着三具无头尸体。

“这是杀得谁？”孔显问那个派来送信接他们的人。

那人看着无头尸体，摇摇头说：“不知道。这些日子天天在杀，不是紧要的共匪，布告也不出。问问站岗的去……”

这时，因为清乡时期，有一班的兵在西城门守卫。带岗的班长见来的这些人马派头不小，主动从门洞的旁屋迎出来。孔秀才却没理会当兵的，眼睛一直盯在城墙上。

城门上面的城墙垛子豁口中间，竖着一排木杆，每根杆子上面挂着一颗人头，总共有三十多颗。

看了一遍，孔庆儒没有发现他熟悉的面孔，这才发问道：“今天杀的什么人？”

“胶东共匪顶大的头子！”班长说，“那墙上有告示：他叫张连珠，他们党内叫他珠子……”

“不等他的口供吗？这么快就杀了？”孔庆儒有些惊异，多半是自问自说。

这个班长很愿意说话，又道：“还等口供呢！连

他是干什么的，真名实姓是什么，都不说。他们是他们党内变了心的人供的。”

“哪颗人头是张连珠的？”孔庆儒怒冲冲地问。

班长指着城墙说：“那三颗人头中间那颗，那两颗是陪他的。”

这位中共胶东特委书记，生于1904年，家在文登县南长岗村，离牟平县很近。牺牲的日子是1935年阴历十一月二十三日，活到三十一岁。

11月4日，暴动的总指挥珠子 and 丁赤杰发现韩复榘要派大兵来镇压，在桃花沟布置于震海、高玉山率领突击大队发动、武装群众，攻打孔家庄；而他和丁赤杰领着文登大队，在底湾头一带发动群众，打土豪，烧契纸，扩大力量……就在11月8日这天上午，也正是于震海他们攻下孔家庄的这天，在底湾头村，展书党八十一师的大部队，将文登大队包围了。这场战斗打得很苦，从早上打到中午。一百多名暴动队员的简陋武器，终于敌不过数倍于他们的拥有机枪洋炮的敌军。大队长丁赤杰牺牲了。珠子指挥队伍奋勇冲出去一部分，他在后面掩护，被敌人死死围在村里。珠子靠在一家门后，子弹已经打光了……这时，一个五十多岁的庄稼汉走来，要他到屋里去，递给他一把菜刀，叫他剥地瓜。敌人已经堵在大门口，没有别的办法，珠子照办了。

一会儿，三四个敌兵来抽查，看看珠子像是本家的人，没有生疑，就出去了。珠子正在心里感激这位

掩护他的庄稼汉的时候，哪里想到，这人正在门外向敌兵“努嘴”，示意屋里的人是该抓的……

就这样，使敌人日夜不安的中共胶东特委书记，断送在一个富农分子的手里……

“啊哟！”孔秀才惨叫了一声，一头栽下马来。

孔显见老子面如土色，双眼发直，跌在地上，慌乱地上前叫道：“爹！爹！你怎么啦？怎么啦？……”

昨天孔庆儒城门惊厥之后，抬到县署客房里，县党部主任鄢子正请医生好一顿忙乎，加上一夜的休息，已经恢复了元气。

“子正和县长叫我速归，有何吩咐？”孔庆儒问。

鄢子正为他点上香烟，说：“世翁先听我禀报一下目前的形势。月初共产党发动的这场大暴乱，波及了文、荣、牟、海四个县，使我们受到了一些损失……经过这半个多月的‘清乡’，各地参加暴动、响应闹事的共匪分子和老百姓，抓到不少。最了不得的是逮住了胶东共匪头子张连珠，打死了他们几个重要负责人丁赤杰等，在海阳抓到了一个叫李绍先的头子，前天已经铡了。别县不算，光文登一县接到杀了于震海的报赏单，就达十三起之多！”

孔庆儒脸上的横肉猛地一抽：“到底杀了他没有？”

“至今有伙人在昆嵛山里作乱，很可能是他领头

干的。”

孔区长坐不住了，站起来，背着手，踱来踱去，鄢子正没理他，斟满茶盅，一气喝光，又点上一支烟。

“你是说，叫我回去，负责剿共的事？”

“世翁，只有你对本区了如指掌啊！你想，共党不扫除干净，国家被他们赤化了，变成苏俄那样，还有我们立足之地吗？”

孔庆儒狠狠地说：“乱世出英雄，英雄治乱世。子正弟，我孔正达不把我地方上的赤匪除尽，我上对不起祖宗，下对不起丧命的兄弟！也对不起子正贤弟对我的一番苦心！”

尽管派管家万戈子提前几天回来整理，当孔庆儒一进家门，面前再现的一切，实实在在说明一场浩劫之后的混乱景象。

孔秀才刚刚坐下，两个死鬼兄弟孔庆侯、孔庆俦的寡妇，拖儿拉女，人人孝服，哭天嚎地，涌进客厅。孔庆儒一一做了交代，打发这帮子人走了。他正心烦意乱，刘区队副又跑来报告，区队的人马被暴动队伍打散之后，他回来五六天了，才召集起不到一半人来。

孔庆儒对刘区队副又做了布置，打发走了。

孔显走进来，气呼呼地说：“爹，姓仇的连长没找到，听说他到葛家区公所去了。”

孔庆儒从县上回家，就吩咐孔显去请驻在本区的

仇连长，商讨剿共的事。听儿子一说，便问：“他去有公务？”

“屁个公务。听说姓仇的和葛家区长打得火热，几天就送一大驮子东西过去……这小子驻这儿哪里是剿共，分明是刮咱们的地皮……”孔秀才强吞一口气：“还是鄢子正有见识，我再不回来，孔家庄就不姓孔了！显二，去，你带上郑局长送我的上好的二斤烟土，亲自去请仇连长。就说我请他，共商大事。”

孔庆儒在万戈子陪同下，顺着大街，慢慢地走着。他很满意“清乡”时期的街面变化，特别是那些显赫的布告，像在宣扬他们的功劳，使他感到，他不是被暴动队伍打得狼狈逃命的败兵，而是得胜凯旋归来的英雄。这一切大大地冲淡了他回来后见到家破人亡沉重愤懑的心情。

孔庆儒察看了正在清理中的烧得一片瓦砾的冬春楼现场，边向区公所走，边盘算着如何同仇连长谈剿共的计划……

“姑父，你可来啦！”

孔庆儒闻声一转脸，见是小舅子于之善的儿子于守业，一边叫着，一边跳下自行车。他问：“守业，你怎么这么快，就知道我回来了？”

“那样阔气的轿子，光野上十里开外望得见。咱这一带，除了姑父，有谁能这样气派！”于守业巴结地说。

“你这是给谁戴孝？”孔庆儒看到他衣服上镶着

白边，全白的鞋。

于守业的眼圈红了，说：“俺那可怜的爹呗！”

孔庆儒一怔：“你爹死啦？在那儿？”

“还没见尸。不过半个多月不见影，不是死了他还能上哪儿去？姓共的真把他抓去了，还能叫他的头原样长着？真可怜，俺爹吃苦理财一辈子，死了连根骨头也没剩下，连块棺材板也捞不着。”

正在这时，街那面一阵吆吆喝喝。一会儿，万戈子领着一个人向这面走来。孔庆儒见状，甚是愕然，问：“这是谁？怎么回事？”

万戈子笑道：“清理冬春楼，清理出舅老爷来啦……”

“哥呀！”忽然，地老鼠样的人冲着孔秀才哭叫起来，“不认得兄弟啦！我日夜担心，你不在人世了，兄弟再见不着哥了……”

原来，当孔家庄被攻破的时候，细心的于之善紧跟在孔庆儒父子后面，终于逃出了地洞

孔庆儒看着小舅子，似笑非笑，脸上不成模样，心里不是滋味。吞吞吐吐地说：“之善，你还活着……不是当哥的不带你走，实在是……”

于守业道：“全家人都以为你归天啦……”

“啊，你说么个？我死啦？”于之善冲儿子发火了，“兔崽子，盼我死啊……啊，连孝都戴上啦！”

“之善，不要说些糊涂话，孩子为你一片孝心，也是难得。咱们都活过来啦，共党的暴乱也完蛋啦！”

守业，快用车子把你爹推家去，将息好了身子，干大事！”

孔庆儒继续向村公所走去，万戈子跟在后头。他们路过冯大街的洪源钱庄门口，一簇人正看墙上新贴上的布告，有人还在小声念着……像是人们身后有眼睛，不等孔区长走近，人们悄悄地散开了。然而，还剩下两个人，一男一女。男的抱着孩子，女的挽着山菜篮，仍站在布告前，没有动弹。

这时，那个男的发现了孔区长，慌忙扯了一下媳妇胳膊上的山菜蓝，扭头就走。

“站住！”万戈子喝道，“他妈的，见了区长，跑个屁！你是什么人……”他上前堵住男的去路。

那个年轻媳妇，用手揉了下眼睛，转过身，平静地说：“他是谁？你没见过，也该知道，冯痴子不是他？”

“痴子？见了区长跑什么？”万戈子恶狠狠地盯着冯开仁。

孔秀才摆摆手，示意万戈子不要吵，又和气地对年轻女子说：“我想起来了，你是张老三的二闺女，你哥叫金贵，你叫桃子，是不是？”

孔秀才接着说：“孩子，那布告上的几个死人，你都没见过？”

桃子仍没抬头，回答道：“俺怎么能见过人家！”

孔庆儒瞪她一眼说：“我是说，于震海没领他们

到家里过？”

“唉，还提那些年月干什么。”桃子忧伤地说，“他自个都没了一年，谁还能记住他生前的事？如今，俺是痴子媳妇，还多亏区长做的主，你认得他，这不，俺孩子她爹！”桃子上去把篮子递给冯痴子，将竹青抱到自己怀里。

见冯痴子和桃子转进街南胡同了，万戈子说：“大老爷，看光景，这女人真不知于震海没死。”

“你的女人嫁了人，你恨她还是再去亲她？你就是想去亲近她，她的后夫的刀子你怕不怕？”孔秀才说着，眉头皱了起来，手捻着胡子自语道：“共产党再硬也是人骨人皮，伤了也得用药治，要医生看……‘鬼见愁’的医术，他们不会不打主意，这条线……”

万戈子拍着巴掌叫起来：“大老爷真是神仙一般人物，你一回来，共匪就要完蛋了！”

第二章

小菊进门就问：“爹，俺二姐怎么还没把先生请来？真急人！”

张老三听见三闺女在正间的问话，他嘴上含着早已灭了火的小烟袋，回道：“从桃花沟到孔家庄来回六七十里山道，哪有这么快的？这会日头才挨西山尖，掌灯时分能到家，就是顺溜的。”

小菊含满了忧虑的神情，同她年龄不相称地叹息一声，说：“唉！俺也知道，二姐和开仁哥带着竹青，路上又不太平，冯先生年岁又大，不会这么快。可是，那伤员直发昏，晚了就没救了呀！怎么不叫人心里着火啊……”

这种焦急困忧的心情，一天重似一天压迫着桃花沟的人们。

可是，风声一天紧似一天，桃花沟的人们也一天比一天惴惴不安起来。接关系了，桃花沟党组织派人出去联系，三处联络点都遭破坏，党员张福祥去三瓣石找关系，差点被埋伏的敌人抓住，桃花沟的党组织和群众，把心思都集中在十五位重伤员身上。

十几天来，经过冯先生的精心治疗，大部分伤员伤势好转，脱离了危险期。只有三个伤员，有的枪子打进肺里，有的头部严重受伤，有的截去腿失血过多，一直不见好转，昨天又处于昏迷状态。这些天一